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自述

夫摛文奮藻修詞立誠蓋儒者之至業君子之盛德者也然則道有污隆時有險易志之所蘊用或未周則必垂訓成謨因文見意用彰敷述豈徒然哉故禮曰述者之謂明其是之謂也兩漢而下制用丕顯游揚藝圃博

約詞林託理以寄其懷譬道以揚其已觸類而長馳思
無窮著之于篇可得而覽也

漢東方朔武帝時爲大中大夫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
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
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詆諧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
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慙論其辭曰客難東方朔
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也都居澤及
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

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
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
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
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
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
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
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

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
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
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
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無物不
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
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
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情效節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
士民之衆竭精談說竝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

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天下無害雖有聖人安
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殊
雖然安可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
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
怠也師古曰孳與致同敏勉也辟若鶴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

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

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

如淳曰黈音主謂以爲瑱用黈纁縣之也師古

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纁綿也以黃綿爲充用組縣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

明有所

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

也師古曰論語曰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

於一人故翔引此言也士有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撥而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度之使自索之

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

蓋聖人教化如此

欲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者疾也

今世之處士魁然無

徒廓然獨居

魁讀曰塊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

子胥

許由堯讓以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伴狂匿天跡范蠡佐勾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

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耦合也徒衆也

子何疑

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鄴食其之下齊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

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闔天以蠱測

海

蠱乾卦也

以筦撞鐘

謂棗筦也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

音聲哉

考究也

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

鼯鼯小鼠

孤豚之

咋虎

豚豚孤特之咋咋啣也

至則靡爾何功之有

靡碎滅也爾語辭

今以

下愚而非處士雖欲無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揚雄字子雲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

家至二十石

離著也

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泊安

靜也或嘲雄以玄尚白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而雄解

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

人紀為衆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

人之圭儋人之爵析亦分也儋荷負也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

拖紫朱丹其轂青紫謂絳色紆繫也拖曳也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

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同行謂同行列厯金門上玉堂有日

矣金門金馬門也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

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

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

扶疎

也分布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

倫纖微之甚無等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繞給事黃門繞淺也言僅得

也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拓落不楊子

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

也者跌足失脣也見誅殺往者周綱解結羣鹿爭逸謂戰國時

也諸侯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十二謂魯衛齊楚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

魏燕楚六國四分五剖竝爲戰國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及秦爲七也則交五而裂如田字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

意所存

言來如鳥之飛任所息也

故士或自盛以索或鑿坏以道也

自盛以索謂范雎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爲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是故駟

行以顏頹而取世資

行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天事故齊人曰談天行遊諸侯所言則以爲

迂闊達於事情然終不屈嘗仕於齊位至卿頹頹上下不定也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

師

連蹇難也言值世之也難也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

塗

小國也駒駘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爲名今書本國陶字有作椒

者流俗所改東南一尉會稽東部西北一侯燉煌玉門徽以

糾墨制以質鈇

言有罪則係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鈇質也。徽糾墨皆繩也。質鏃也。鈇莖刃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風化也。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在倚廬行服三

年也。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以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楯柱。

天下之士雷動雲

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

八區八方也。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

人自以為咎繇戴紘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紘韜髮者也。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夷吾管仲也。羞比之者以其不為王者之佐。

當

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

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澥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

雙鳧飛不爲之少

乘鴈四鴈也雀字或作雁鳧字或作鳧鴈海中山其義兩通

昔三

仁去而殷虛

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誅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虛空也一曰虛讀

曰墟言其七國爲邺墟

二老歸而周熾

二老伯夷太公也

子胥死而吳亡

種蠱存而粵伯

伯讀曰朔

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

五殺

謂百里奚也買以殺羊之皮五故稱五殺也

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

喋吟而笑唐舉

喋吟頷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

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

章句小儒也

故

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

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

管仲也

或釋褐而傅

甯戚也

或倚夷

門而笑

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趙趙求救無忌將十餘人往解羸羸無所戒更還羸笑之以謀告無忌

也

或橫江潭而漁

漁父也

或七十說而不遇

孔丘也

或立談

間而封侯

薛分也

或枉千乘於陋巷

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

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做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彼傲爵祿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或擁帚彗而先驅
郈行之燕昭王郈迎擁彗為之先驅也彗以帚者也
是以士

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

信讀曰仲

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

君臣

上下有霧乘較隙乖離之
漸則可透見取也室塞也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

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自高枕也
言竒者見疑行

殊者得辟
辟罪法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

而投跡
卷屈也固閉也擬疑也
鄉使上世之士處辱今世
鄉讀曰嚮策

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
抗舉也謂

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
高得待詔下觸聞罷
報聞而罷之
又安得青

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

實天収其聲地藏其熱
炎炎火先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雷謂其盈實終以天収

雷聲地藏火熱則為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鬼神害盈而福謙

視也攬挈者亡默默者存

攬挈安有搏執牽引也

位極者高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靜爰清游神之庭

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

知如何

或能勝之

今子迺以鷓鴣而笑鳳凰執螻蛄而嘲龜

龍螻蛄蜥蜥也

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

甚不遭史跗與扁鵲也

二人皆古之良醫者

悲夫客曰然則靡玄

無所成名乎

靡亦無

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

之亡命也折脅拉體免於徽索髓骨也翕肩蹈背扶服

入索翕歛也激印萬乘之主印怒也言秦安得王獨界涇

陽抵穰侯而代之界間其兄弟使疏涇陽當也言當蔡

澤山東之匹夫頓頤折頸涕滂流沫頤曲也西揖強秦之

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蔡澤說范雎以

之機遠值雖有間於主因薦以時也遇其天下已定兵

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鞅掉三寸之舌建不拔

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不拔謂堅固不拔造也中其五

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

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所得其所

甫刑靡敝秦法酷烈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合其宜

故有造蕭何律於唐

虞之世則詩矣

詩幸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感矣

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

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

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

從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隕

巴蜀人名山旁推委

墮落

曰砥雖其人之膽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

非唯其人膽知乃會

時之可為也 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

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

藺相如獻璧於此臺謂齋臺如秦秦

不與趙地相如說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也

四皓米榮於南山

榮者聲名也一曰榮謂草

木之英采取以充食

公孫創業於金馬

公孫弘對策金馬門

驃騎發跡於祁

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

割損也言以肉

遺細君是損割其名

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竝故默然獨守吾太

玄雄既著太玄經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

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為衆人之所

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

比和也

今吾子迺抗

辭幽說闊意眇指

眇讀曰妙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

鑑旁薄羣生

旁薄猶言蕩薄也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

茲益也茲

年言其久不寤不曉其意

宜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

宜讀曰但

譬盡

者盡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

放係也殆近也放甫往切

揚

子曰俞

俞然也音踰

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

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

彌地普而深

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普適也

昔人之辭迺玉迺

金

真實美麗如金如玉

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

翠蚪絳螭之將登庠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

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機膠葛騰九閭

機揭也膠葛上清之

氣也騰升也九閭九天之門機音執揭君足切

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

合耀八紘

燭始也六合為天地四方八紘八方之綱維也紘音宏

泰山之高不嶠

嶠則不能滂瀚雲而散歆烝

嶠嶠高貌也滂瀚散也瀚雲氣貌歆烝氣上出也

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

爻

因而重也

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

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

鴻烈而章緝熙

鴻大也烈業也緝繼續熙光明也

蓋胥靡爲宰

胥相也靡無也

言相師以無爲作宰者也

寂寞爲尸

道化以寂寞爲主

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淡謂無五味也

大語叫叫大道低回

叫叫遠聲也低回紆行也

是以聲之眇

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

眇讀曰妙

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

之目

混亦同也

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

衍旁廣也

今夫絃

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

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

之處也追趨逐者隨所趨嚮愛嗜而追逐之也

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

詠九成則莫有和也

揄引也 和應也

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

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

獲古

之善塗堅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伸塗而領袖不汙有少飛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

之也堅即今之仰泥也獲人師曠之調鐘竢知音者在

後也音平公鑄大鐘工者以爲調美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質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

欲善調以爲後世之有知音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
幾讀老

眴有遺言貴知我者希
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此非其操與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

外相昔

大氏皆詆訾聖人即爲

恠迂折辯詭辭以撓世事

大氏大歸也詆訾也迂達也折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

書大歸皆非較周孔子之教為巧辨異辭以攪亂時政也雖小辯務破大道而感衆

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

後漢班固字孟堅明帝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

於博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

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

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

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

唯貴得名也

故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

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

不安之意也

孔席不

煨墨突不黔繇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

列之餘事爾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

大帶

帶也冕冠也

浮英華湛道德

湛讀曰沈華謂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美譽內則履道崇德也

鸞龍虎之文舊矣

鸞被也易曰大人豹變其文蔚也言文章之盛久也

卒不能據

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跨騰風雲

據申也滂停水塗泥也以龍爲喻也

使

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

嚮讀曰響見影則駭聞響則震也

徒樂枕經

籍書紆體銜門

紆屈也銜門橫一木於門上

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

據意序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嘗以年

歲

宇宙之內言宏廣也毫芒之內言細微也

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

一世

賈辦也當已謂及已身尚在猶言當年也

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

大波曰濤摛布也藻文辭也

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

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序主人適爾

而笑曰

適笑貌也

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華閭道德之

實守突與之熒燭未卽天庭而覩白日也

爾雅東南隅謂之突西南

謂之與熒燭
小光之燭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

橫驚於是七雄虺閼分裂諸夏

七雄秦及
六國也

龍戰而虎爭

游說之徒風颺電激竝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煜雲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焱疾風也
煜害光貌也

當此之時搨朽摩鈍

鉛刀皆能壹斷

搨投也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

以顧盼而捐相印也

齊國燕燕將保於聊城魯連係帛
書於矢射與之為陳利害燕將得

之泣而自殺秦時園邯鄲為却五十里趙王以千金為
魯連壽不受魏齊為秦所購迫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
有故然愍其窮於是解相印問行夫啾發投曲感耳之
與奔魏公子無忌也蹶躅也距也

聲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

啾發啾
啾小聲

而發也投曲趨合屈曲也感耳動應衆庶之耳也然而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淫繩非正之聲也不謂繩之鳴也

也 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

君子之法也

雖偶當時之會而不可以移風易俗

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

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漂浮也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

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三術王一霸二富國強兵三也

彼皆躡風雲之會

履顛沛之執

顛沛僵仆也

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微要也據

可以要迎之時也微字或作激發也

朝爲榮華夕而焦悴福不盈眦既溢

於世

當富貴之間視不滿日故言不盈此也

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

賴乎

利賴

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傲

君呂行詐以賈國

賈市賈也

說難既首其身迺囚秦貨既貴

厥宗亦墜

酋雄也說難韓非書篇名也

呂不韋初見于楚在趙而云此奇貨可居故班氏謂子楚爲

秦貨

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

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

迂遠也

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

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

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函容也讀

與合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原水泉之本也

流者其末流也稟印太和枝附葉著仰讀也譬猶草木之殖山林

魚鳥之毓川澤殖生也長也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荃落荃與零同

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

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覲見也欲從旄敦而度高亭泰山

懷汎濫而測深序重淵亦未至也爾雅前高曰旄邱如覆敦者敦邱側出曰

汎泉上出曰濫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迷於後者默而

已序主人曰何爲其然也若咎繇謨虞箕子訪周

訪亦謀也

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

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圻皆歿命而神交

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

陸子優繇新語以興

優繇不仕也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

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

覃大也深也

皆及時君

之門闡究聖人之壺

宮中門謂之闡宮中巷謂之壺

婆娑乎術藝之

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

烈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

亞次也與讀曰歟

若迺伯夷抗行於

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

辱仕謂為士師三黜也

顏耽樂於簞瓢孔

終篇於西狩

謂作春秋止於獲麟也

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

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墜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

綱有同有異聖詰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

共已味道之腴

腴肥也

神之聽之名其舍諸

舍廢也諧之也言修志委

命則神明聽之祐以福祿自然有名永不廢也

賓又不聞蘇氏之壁韞於荆石

韞亦藏也隋侯之珠藏於蚌蛤庠歷世莫恥不知其將含景

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媿

之

應龍龍有翼者潢汙停水也媿謂侮狎之

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

荒而踳顛蒼也

踳以足據持顛顛天元氣浩汙故曰顛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

故夫泥

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隋之珍也

時聞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

時聞有時而聞

若迺牙曠清耳於

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擅巧於

斧斤

逢蒙古善射者也班輸即魯公輸班也

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

於千鈞

良王良也樂伯樂也軼與逸同相馭馬也馭善馭也烏獲壯士也

蘇鵲發精於

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和秦醫和也鵲扁鵲也研計研也一日計兒亦曰計然桑桑弘

也羊僕亦不任厠技於彼烈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密淨也安也

崔駰字亭伯少游太學嘗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

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

達旨以答馬其辭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

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

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于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一之行從中男入從中女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

出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

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

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達乎九乾

九乾謂天有九重也

窮

至蹟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

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

讚尤稱也

獨師

友道德合符囊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

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

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故言道貴從凡

于時

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

太上明帝也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

王而建官也

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

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所以立

學垂教也率惇德以勵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也 砥 礪選利器

於良材求鎔錙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闈三台 陛之

三階三公 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 曰咫

蒙切感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知過萬人 謂之英猶逸禽之赴深

林蟲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 孟子曰汚池沛澤胡爲嘿嘿而久沉

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

失吾之度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 之說切皇綱亡

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

識大庭赫胥竝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

攸降厥趣各違高辛氏帝嘗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

常道也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後君

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澤與齊為友以

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盥耳而山棲盥洗也或草耕而

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舍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或木茹而長飢鮑焦衣木

皮食或重聘而不來任接與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聘之

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與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或屢黜而不去柳下惠為士師

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

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

斯舉詢奪也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或以役夫發夢

於王公

商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共食王公繼而言也

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太公以釣于周渭水西伯將出卜之

曰所獲非龍非驪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得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若夫

紛纒塞路凶虐播流方言云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

之憂

昏墊墊溺皆凶水灾也尚書帝曰咨條垂蕞蔓上

下相求

蕞蔓也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灾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

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 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跋昔堯含感而臯

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

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治者臯陶大禹陳其

謀高祖歎爲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

欲捐之此三

禍不散而曹絳奮

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

結不解而陳平權

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及其策合道

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

珪玉也

銘昆吾之冶

呂尚

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勒景襄之鐘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

于景鐘此兼言襄也

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

褰裳涉水也淮南子

曰禹之遊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

躡纓整襟規矩其步

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

德讓不修則

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

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

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

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

坯土器未燒者

羣生得理庶績

其凝

凝成也

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

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

械謂器械甲冑之屬也厝謂置不用也周禮太宰之職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周有亂政而作

刑九齊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

力牧黃帝臣也尚父呂望也厲謂容嚴厲伊尹不論奚事范蔡伊尹舉陶夫范雎蔡澤

廣屢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屢成不求材故茂木條暢也遠求

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陰事終而水宿藏

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月昏危中仲冬

昏壁中季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不見也爾雅曰心為大火詩

幽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

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

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梁

傳曰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

八尺曰尋藝植

也兩手曰拱數猶概數音疏角切

悠悠固極亦各有得

悠悠衆多也固極猶無窮也亦

各有得言自以爲得也

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

彼彼衆人也論語曰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又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秦之相國也復靜以理則甘

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

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孟子曰踰東家牆而樓其

處子則得妻不接則不得妻則將
接之乎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
叫呼銜鬻縣旌自表

非隋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因字

一作回游不倫黨苟以徇已
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言人非其類苟以營已

而汗血競時利合而友
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時合而友不以道義子笑

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
屑屑猶區區也先人有則

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弗隨
枉曲也徑道也臧否在子唯世

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

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
尚書曰穢

德彰開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脩禮以耕之陳
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 繫

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 安行不奔馳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俟命 昔孔

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 曹劌

曹沫也以勇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
逆獻邑地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盟桓

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 卞嚴克捷於疆

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 卞嚴克捷於疆

禦 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奪之
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 三獲

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
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以

塞戒世斷宗 范蠡錯執於會稽 錯置執謂謀也史記曰

於考未終 吳王敗越於夫椒越王

以餘兵五千保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
奈何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勾踐乃命大夫種行成

於吳膝行頓首曰勾踐請為臣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
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師敗越復棲吳王

姑蘇伍員樹功於栢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
於楚子胥挾弓夫而干吳王闔

閭闔閭甚勇之為典師魯連辯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
連齊人也燕

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包胥
乃為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自殺遂平聊城

單辭而存楚左傳曰楚昭王為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

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庭墻哭日夜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七日而秦師乃出敗吳師而復楚國唐

且華顛以悟秦唐且即唐睢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
使人請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

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達至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強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甘羅童牙而報趙甘羅下蔡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

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原哀見廉於壺飧昔趙衰為見史記童牙為幼少也

曰原哀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乎殿切孟

宣收德於東脯

呂覽曰昔趙孟宣將之絳見桑間有餓人孟宣止車下脯而食之再咽而能視

孟宣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

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孟宣
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
吳札結信於邱木史記

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君好季札
劍口不敢言季札知
之爲使上國未獻泊運至徐徐君
已死於是札解其寶

劍繫之徐君
冢樹而去
展季效貞於門女
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

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
不六十不同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也惠不驅連

門之女國人
不稱其亂焉
顏回明仁於度較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見

馮衍傳度
較未詳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張衡字平子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
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間作

應問以見其志云

問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惟衡內識

利鈍操心不攻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問，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

云問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

民有云為也。

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朝有所聞則

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招之惜惜。式

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

是故伊尹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

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

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

于市，旌明也。答單丕咸寔守王家。

尚書曰：答單丕咸竝股賢臣也。尚書曰：答單作明居又

曰王威保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申伯

申國之伯也樊仲山甫也為樊侯竝周宣王之卿士
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
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厥跡不朽垂
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為之介也

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

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

有之謂大業錄曰新之謂盛德也質以文美實繇華典器賴雕飾為好

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悟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

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

我以文約約 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

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又曰夷道若

顛進道若退易離卦曰需不進也 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

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

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作靈憲渾天儀等 深厲淺揭

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焉揭褰衣也音邨例切詩邨

風曰深厲淺揭爾雅曰帶上為厲棘膝以下曰揭言遭時制宜過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隨時之義大矣

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切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

也參三音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

盍亦調其機而鈞諸

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盍何不鈞利也諸之也問者言衡作三輪

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關昔有文使利而高飛邪傳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

王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

人生任勤不索何獲

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不索何獲吾欲求之

易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

尅

尅勝也衡集作美言以市也

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詩小雅曰伐木

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用後

勲雪前吞婢很不柔以意誰斬也

各恥也左傳曰宋公斬之杜預云戲而相

新愧曰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

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

而多齊宗之郊謂之夥音和果切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

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

也命或不逮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遠名懷來旃之也求之無益

故智者面而不思面借也貼身以微幸固貪夫之所為未

得而豫喪也帖危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

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志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鋪猶不屑餐旌瞽以之猜也名也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鋪猶不屑餐旌瞽以之猜也食器也飧音孫詩云有蒙蓋飧饌音士倦切鋪音補故切竝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瞽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爰精目將有遠也而餓於道孤邱父之盜日邱見而下壺飧以鋪之爰精目三鋪而後能視曰子何謂者也我孤邱父之人邱也爰精目曰語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而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死之也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孟子曰

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常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鎰也三十兩為鎰贖遠行者賄賂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而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士或解

袒褐而襲黼黻或委甬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

受祿也

解袒褐謂甬戚也委甬築謂傳說也袒音掌主切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袒也

輸力致庸受必有階

受或作爰

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

錯人用腫脹

腫脹言未怡也

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

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

則風后之爲也

史記曰黃帝巡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旁羅日

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后善伏羲氏之當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

少昊青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

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

帝王紀曰少昊字清

陽國語楚觀射父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能因藝授任鳥師別名四

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竝齊

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皇氏歷正也玄鳥

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啟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

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葦收修及
熙為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
畫長則宵短

日南則景北

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

易通卦驗曰冬至日晷長丈三尺夏至
日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

天且不堪兼况

以人該之該備夫玄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

則澗泥而潛蟠避害也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出入能
大小能短長春分而登天秋分

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
逵注國語澗亂也澗音骨

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下懼教化之不從有人不理

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
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

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

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
制春秋以俟後聖也

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

衡集考字

當作丁丁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

附麗

也公羊傳曰君若焚旒然旒旒也言爲下所執持西東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之

武鄭大夫也縋縣絕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魯連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伯爲之退師

繫箭而聊城弛柝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爲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見史

記弛廢也柝行夜木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

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爲橫蘇秦說諸侯連咸以得人兵拒秦爲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

爲梟失士爲尤梟猶勝也猶人博達梟則勝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

前漢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嘗病惡見人卧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獨不見趙

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高祖踞洗以對酈生前漢書曰沛公方踞
洗令兩女子洗足而

見酈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當此之會乃龜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

鳴而龜應也喻君臣相感轉易林曰
龜鳴岐野龜應於泉也故能同心勦力勤

恤人隱隱病也國語曰勤恤
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

臣之繇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

前書音義曰謀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夫女魁北
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爛然各有第序也

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魁早神也北猶退也應
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

曰蚩尤舉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風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末切聲或作新容或作容銜集容作害竝未詳也

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洩而龜鼃蟄

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

鶉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今也皇澤宣洽海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酉洩疑也

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

可立

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買賣者質劑焉大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

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切

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

翼翼其二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

二

三

冊存元龜

三

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于茲縉紳如雲儒仕成林及津者

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勢

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

易係辭曰通其變使人不能僂也

斯

契舡而求劔守株而待兔也

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劔自舡中

墮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劔所從墮也舟已行而劔不行若此求劔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

有道德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

史記曰越王勾

踐伐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此為冒愧逞願自取敗也

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有

疾捷

歛斂也孟子曰阿意事貴脅有所尊俗之情也歛亦脅也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

否有須者也

前書曰先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

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印我也須待也

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

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

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妄進

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姑且也休美也吝恥也

不見是而不愠

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嘗服馬

愠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

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

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將帝王

紀曰

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

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暋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

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

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銜集作失亦直

也義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技巧也音枝子憂朱汙曼之

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輪扁謂爲輪者名扁也

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同疾則苦而不

入不疾不徐得之于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

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汙曼屠龍子覩

既無所用輪扁教輪亦不能教人也汙音匹萌反子覩

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龜附鷗悲爾先笑而

後號也

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 婁蝦蟇也音胡媯切旅裴豹以斃督燔書禮至

以掖國作銘

左傳曰晉樂盈復入於晉樂氏之刀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

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曰有

如日乃殺之杜注曰蓋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

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赴外殺之禮至自為

銘曰余掖殺國子莫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衛人仕邢

為大夫掖謂挾之而投於 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縈

城外也衛集豹字作棘也

帶全城

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

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

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謀為械公輸設

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 貫高以端辭顯義

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蘇武以充節效貞

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及高帝賢而救之蘇武使匈奴中

持節卧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也

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沉鉤致精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羽弓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絲為綸芒針為鈎荆蓀為竿部

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為矰矰高也

奕秋以碁局取

譽王豹以清謳流聲

奕圍碁也局參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又曰

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匹群彼

數子

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且不可庶况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

也呂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愍三墳之既頽立守名仁匹非也數子謂裴豹以下也

惜八索之不理

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五典三皇之

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

庶前訓之可鑽聊朝

隱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爲訕柱下爲工應邵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爲上也

且韞積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蔽諸求善價

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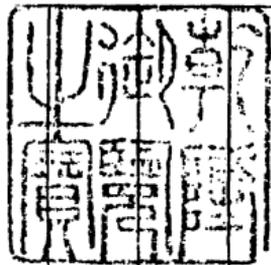
曾不慊夫晉

楚敢告誠於知己

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何慊也猶羨也音

苦草

切



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

七十五
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具瓌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七十

宋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自述第二

後漢蔡邕字伯喈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

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

揚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

乃斟酌羣言避其是而矯其非

避亦是也

作釋誨以戒厲云

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

華顛謂白首也胡老元老之稱

曰蓋聞

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

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

仲尼設執鞭之言

摯伊尹名也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論語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

甯戚欲干齊桓

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餘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替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豢養也

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

管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
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彛倫掃六合之
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

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感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
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

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

羨本或作羨

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

容

回曲也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

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

遺猶留也

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

而不通此

此謂貧賤
此謂榮祿

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

曖昧之利而忘昭晷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

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

謾然翕
斂之貌

胡老

曰居吾將釋汝

居猶坐也
釋解也

昔自太極君臣始基

太極天
地之始

也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

洪大也

三代之隆亦有緝

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

壞太極阨

賈逵注國語
曰小崩曰阨

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

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

講習也

電駭風馳霧

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

崇朝而錫瑞珪

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咽喉也魏天下之膏臆也王資臣萬金

而游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比游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連衡者六印磊落

合從者駢組流離

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竝佩六國印駢竝也流離光彩也

隆貴

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姜條

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

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較天天是加

詩小雅曰速速方較

天天是椽速速陋也穀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椽破之也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欲豐其屋乃節其家易豐卦上六曰豐其屋節其是家節覆也屋厚覆暗之甚也是

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

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石門守晨沮溺耦

耕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

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竝隱遁之人也顏歎抱璞蘧瑗保生

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歎曰願先

生與寡人遊歎辭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太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然形神不全歎願得脫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責清靜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論語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駢而懷之此為保其身也

乘逝而遺輕

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

者雍渠駢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棄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

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

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

蒼而白露凝

月令仲冬律中黃鐘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

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蒹蒹也葭蘆也

寒暑相推陰

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鴻烈盪

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

絙與同

皇道惟融

帝猷顯丕泚泚庶類含甘吮滋

泚泚齊貌

撿六合之羣品濟

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

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緡緡

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

說文曰緡赤白色也緡系綬也

鴻漸盈階振鷺充庭

易曰鴻漸于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

曰振振鷺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

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

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

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

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也

曩者洪源辟而

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狷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

辟開也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載

千戈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

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竝載擐

甲揚鋒不給於務

蓑音素和切詩小雅曰荷蓑荷笠毛萇注云荷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

禦暑探貫也

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

夫世臣門子執御之族

詩小雅曰曾我執御注云執御侍御也

天隆其祐

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

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

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

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

盈

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注云持滿則傾不如止也

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

哲泊焉不失所寧

泊猶靜也

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

夸者死權

賈誼鵬鳥賦之文也言夸華者必死於權勢也

瞻仰此事體躁心煩

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注云自

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如焉

騁駑駘於修路慕騏

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

副從而顛踣

路叶韻音赴

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

班固

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誅叶韻音丁注切

前車已覆襲軌而驚

曾不鑒禍以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

害何也

天高地

厚跼而踏之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踏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

藏至順也

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

夫九河盈溢非一堤所

防

九河謂河水分為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彌胡蘇簡潔鉤般鬲津是為九河也

帶甲百

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

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

煙炎火之微細者言

常懼細微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音子廉切炎音燬

且夫地將震而

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

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

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

月側匿

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日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朏則

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

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易坤

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

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
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
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
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
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乘天衢擁華蓋
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
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
草萊祇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

龜鳳喻賢人露霧
喻昏闇也迂曲也

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數厭也百歲

之後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

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聞也非君

子之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

於秦龍奚仲供德於衡軻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

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

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秦龍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軻也軻轉也倕氏興

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臆取

右於禽囚

倭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驂騮騾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

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於秦竝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

於殺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睜取戈斬之遂以為車右弓父畢精於

筋骨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

談優

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

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飲

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勳以善格五待制格當今之策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

曰朔應諧似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

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

上官桀武帝時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

投桀雖風蓋常屬車桑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

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怵

怵而避

怵怵心慙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

衡眉目之間也

歌曰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

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繇生踔宇宙而遺俗兮

眇翩翩而獨征

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貌踔猶越也音丑教切

蜀郤正字令先為秘書郎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

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

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
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
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
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
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
擊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
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
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沉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

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秘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

出

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

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

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膏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甯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懽播秋蘭以芳世

副吾徒之披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
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艷管闔筐
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
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
從為戒孔聖以悅已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
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
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
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竒邪蠢動智故萌生

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宗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鏤鏤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椽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窮鬼芟其頡初升高崗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

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
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
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人政治之隆皓若陽
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
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規救之責士
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疊疊尚此忠益然而
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
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

冲質不求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
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
綱已綴德樹西隣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
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幾皇道以輔
真雖跲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
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
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
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畧含薛氏

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
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
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
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
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
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閭協
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
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所以既入不出有而

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
辱褊夷叔之高慙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
慘悻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
辭愆以忌詘何責之釋何殄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
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
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鈔浮
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盱
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
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

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
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
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

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
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以

投制躉叔盼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

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

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永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

九方考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
淮南子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

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
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有

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
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
又取純鈎湛盧薛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空
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觀其丈煥煥如水之將釋此
所謂純鈎耶
王曰是也
瓠梁託弦以流聲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
鯉魚聽之又曰瓠梁之

歌可隨也而弦以
取者不可為也

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荆南

子曰齊伐楚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
盡其計而悉其誠有善偷者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
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
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
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
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君吏謀曰
今日不去楚君恐取
雍門援琴而挾說

桓譚新論曰雍
門周以琴見孟

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周曰然臣竊
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因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
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
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尤磨蕭斧而伐朝
茵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
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
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
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
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
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歛歎而就之曰先生
鼓琴令文若**韓哀秉轡而馳名**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盧敖翱翔**
亡國之人也**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

之上見若士曰子殆可與教為交乎若士者奮然而笑
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吾與汗漫期於九垓

之上吾不可以久於是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晉皇甫謐字士安沈靜寡欲殆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

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

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東哲字廣微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

曰東子閒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啗含毫散
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
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
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
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干時尚書有不索何獲之言
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
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巖然山峙
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

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
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
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
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
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
以驚沉鱗徒屈蟠於埽井眇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
身困夫何為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

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
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
之日徒以曲畏為桎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
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馮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
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
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
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
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

羽族翔林，蝮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繇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人為羣，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眴，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

遊巍我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
足以衛己禍不可以豫度是以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
或毀名自污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
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今大
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
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羗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
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
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

可俱是而舍彼趨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隣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造而戚姬泣夫如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攜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

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
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寞以鎮俗偶鄭老於海
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鑪為肆神游莫
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
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雜聖籍之荒蕪總羣言
之一致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綉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
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陸喜為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叙其

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將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宋陶潛字元亮穎脫不羈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

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
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
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
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
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
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
澤令潛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
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

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
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
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
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牕之下清風颭至
自謂羲皇上人性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
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貴賤
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其直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

復著

袁粲為東海太守嘗著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安神清耿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漠巖叟沉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

梁蕭子顯字景陽嘗為自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忝
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
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
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
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竝以文章
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
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
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

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
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
體兼衆製交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也

劉峻字孝標嘗為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
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
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
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
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

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
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
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
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
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
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
所以自力為序遺之好事云

王筠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

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
四齋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載矣幼年
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嘗為口實廣略
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
本草竝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竝躬自
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陳江總為尚書令嘗自叙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
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而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

迹可紀趙元淑為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
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
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權移羣小諛疾作威屢被推
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鑒恩紀
契濶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刑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
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
書令也况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
為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一物豈是預要乎弱

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鐘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負愧平生耳

唐韓愈字退之元和初為國子博士作進學解以自喻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克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

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
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
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
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
停披於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
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
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觚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
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

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郁舍
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
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竒而法詩正而
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工異曲先生之於
文可謂閑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
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
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
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

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
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梁細木
為桷構櫨侏儒椳闑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
之工也玉札丹沙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
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
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

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繇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竒不濟其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篇以盜竊然聖主不加誅宰相不見斥此非其幸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貨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猶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

進其稀苓也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元稹穆宗朝為相長慶末因編刪其文稟自叙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有不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欲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據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混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

刮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繇是獻教本書諫議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韋熏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敕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權新盜

賦無不為仍為礪密狀不當得醜諡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莅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戕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絕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叛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柩柩至雒其下歐詬主郵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娶雒陽衣冠女

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
八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俛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
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貞元已來不慣
用文法內外寵臣皆喑鳴會河南尹房式詐諉事發奏
攝之前所喑鳴者叫噪宰相素以劾叛官事相銜乘是
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為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相
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
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

次用為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搆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
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
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
益憐其不漏禁中語詔入禁林且欲亟用為宰相是時裴
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
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較曲直
出予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
所構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為宰

相復有購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鞠之復無狀然而裴
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
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
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
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
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
之器使也至於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
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

本書至於為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蓋備於此篇

周馮道仕漢為太師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叙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國史家諜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為戍二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

久叨祿位備歷難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湊
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
景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
良建秘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尚書令亡母張氏追封魏
國太夫人余階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朝議大
夫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
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為翰林學士
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衛宮使再為弘文

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司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士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為門下侍郎

刑戶吏尚書右僕射左僕射三為司空兩在中書一守
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
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
國公兩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
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勲
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功臣至守正崇
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
寧邦翊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掾褚諱潰女早亡後娶

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秘書省校書郎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子可自秘書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又自秘書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

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
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
君三女子早亡二孩幼亡唐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城縣
庄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雒南庄貫
河南府雒陽縣三川鄉靈臺里奉晉天福五年勅三川
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台里時守司徒兼侍中
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為太尉鄉中台里改為侍中里
時守太尉兼侍中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

家法承訓誨之旨闢教化之源在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師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歛以蘧蔭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於古人故祭以特牛羊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

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諡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賔
佐至王佐及領藩鎮時或有微益於國之事節皆形於
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於家
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庄有宅
有羣書有二子可以襲其業於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猶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
為夫為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貞即有餘矣為時乃不
足不足者何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

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盃食味別
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
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冊府元龜卷七百七十